

我们一起走过

韩少功 程亚林 邓晓芒 等著
孙卓 刘蒲生 罗啸

责任编辑：罗丹
装帧设计：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5

字数：350,000 印数：1—5,000

简易精装： $\frac{\text{ISBN } 7-5404-1951-2}{1\cdot 1539}$ 定价：22.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记忆的价值（序）

韩少功

当那一段用油灯温暖着的岁月渐离我们远去，“知青”这一名词是愈来愈显得生疏了——尤其是对于流行歌曲哺育大的新一代人来说。时光匆匆，过去之前还有过去之前还有过去，我们几乎已经忘记了井田制，忘记了柏梁体，忘记了多少破落王府和寂寞驿站，为什么不能忘记知青？

毕竟有很多人忘却不了。

乱石横陈曲折明灭的一条山路，茫茫雪原上悬驻中天的一轮蓝色新月，某位背负沉重柴捆迎面走来的白发老妇，还有失落在血红色晚霞中一串牛铃铛叮叮咚咚的脆响……这一切常常突破遗忘的岩层，冷不防潜入某位中年男人或女人的睡梦，使他们惊醒，然后久久难以入眠，看窗外疏星残月，听时间在这个空阔无际的暗夜里无声地流逝。

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最深的梦境已系在远方的村落里了，似乎较难容下后来的故事。哪怕那故事代表电大或函大文凭，代表美国绿卡，或是代表个体酒吧里的灯

红酒绿，它们都显得模糊和匆促，匆促得无法将其端详，更无法在梦境里定格出丝毫毕致的清晰图影——那远方的村落。

这缘由也简单：多因了苦难。

人很怪，很难记住享乐，对一次次盛宴的回忆一定空洞和乏味。唯有在痛苦的土壤里，才可以得到记忆的丰收。繁盛的感受和清晰的画面，存之经年而不腐败。发生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间的一场政治和经济危机是如此盛产着记忆。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学生被抛到了穷乡僻壤，移民运动的规模几乎空前绝后。这些青年往往衣衫褴褛，身无分文，辗转于城乡之间，挣扎于贵贱之间，求索于文明与野蛮之间、真理与伪学之间。饿其体肤，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常常以日当年地守着油灯企盼。他们多年后带着心灵的创伤从那里逃离的时候，也许谁也没有想到，回首之间，竟带走了几乎要伴其终身的梦境。

这梦仅仅属于他们自己。不仅后辈人将讨厌任何用作炫耀和教诲的苦难，连他们曾密切相关的友人，也毫无义务要把他们的苦难看得特别要紧。我曾返回当年落户务农的乡村，陌生的新一代农民已行行列列地高大着，对寻访旧地的知青只能漠然。一些旧相识已多老态，谈起往事也只能闪烁其辞只鳞片爪，像谈起远古一个模模糊糊的传说。除了找到某堵旧墙上半块褪了色的油漆语录牌算是知青们可笑的遗迹外，那里没有纪念碑。

不会有纪念碑，不会有金质勋章，不会有档案馆史料办离退休老知青活动中心，甚至未能熬过那岁月的男女学友们，远方的坟前不会有鲜花和新土年复一年。关于遥远村落的梦境，只能默默地属于他们自己。

当然不值得沮丧。时光总是把苦难渐渐酿出甘甜，总是越来越显示出记忆的价值。作为人的证明，记忆缺乏者只能是白痴，是动物。作为生的证明，生命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除了记忆还有别的什么吗？难道是日本舶来的电视和冰箱？或是吃过了又拉过了的酒肉？

幸福已存在了上下数千年，并不是电视和冰箱时代的专利。幸福也将伴随人类继续下去，行将经历谁都阔绰得根本不用电视冰箱当然更不靠油灯照明的时代。但是，即便在那个时候，也不是任何人都幸福的，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够获得记忆的富有。

步入中年的知青们，历史已在他们记忆的底片上，在他们的身后多垫了一抹黄土地，或是一面危崖。这使他们继续长旅人生时，脊梁骨后多了几分承托和依靠。他们中间的多数人，也许会因此而欣慰，而充实，而多一些迈向前的沉着。

愿他们在睡梦惊醒时，这本小书能陪伴他们到天明。

1 韩少功

记忆的价值（序）

■ 遥远的反思

3 程亚林

石枳村忆

12 程亚林

拒绝回忆

21 邓晓芒

我怎么学起哲学来

32 邓晓芒

永恒的歌

38 孙 卓

我所接受的“再教育”

41 冯 鹄

我们共同的日子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思考

44 孙文辉

“胆大妄为”第一回

48 冯 之

留一只眼睛看自己

53 韩 刚

遥远的太阳坡

■ 乡村风景

75 肖建国

强仔的故事

82 唐复华

斫 树

85 复 耶

难消化的蛋

89 复 耶

风 景

95 张怒江

夜闯都庞岭

98 陈巽如

蛊婆婆、蛇和八月节

目录 我们一起走过

- | | |
|---------|------------------|
| 110 陈棣如 | 我们的鸡（外一章） |
| 116 袁庆述 | 那年月，那事情 |
| 122 刘颂平 | 山火（外一章） |
| 130 陈广生 | 剃头的故事 |
| 135 陶湘宁 | 知青生活二三事 |
| 143 刘小莽 | 费祥河轶事 |
| 149 姜慧云 | 游 泳 |
| 152 马中珍 | 修水库 |
| 155 张 力 | 德宝的荣誉 |
| 157 罗 啸 | 田野里的歌声——知青流行歌曲漫忆 |
| 166 石仲瑜 | 我最后的知青生活 |
| 168 罗 丹 | 山 口 |
| 171 罗 丹 | 月 夜 |

■ 心灵之旅

- | | |
|---------|--------------|
| 179 韩 刚 | 重返茅草地 |
| 193 李约拿 | 那风花雪月的日子 |
| 197 张石安 | 纪念古宅英灵汪必信 |
| 199 易和声 | 故乡情思 |
| 207 易和声 | 幽静的山村 |
| 220 萧 笛 | 追梦山庄——纪念杨志一君 |

- 222 崇 迅 歌者舞者,英魂长驻——纪念鲁平君
- 224 陈广生 追怀与祝福
- 232 刘开宇 弯弯青石路
- 236 徐伟生 冬天的故事
- 239 谢丽芳 李家团的故事
- 246 欧正武 大半年与大半生
- 248 朱 赫 造屋记
- 252 陈 余 井边纪事
- 258 方 正 黄君轶事
- 261 余 晓 菜花开的日子
- 266 罗 勉 无 言

■ 流火的八月

- 271 王立明 我的哥哥王百明
- 275 王百明 新农民之歌
- 282 刘蒲生 八月的逃亡
- 302 孙致远 洞庭湖畔的一场“知青风暴”
- 307 冯 鹤 河东河西三十年
——关于“红一钱”的点滴回忆

■ 困惑与追求

- 317 刘培沛 青春的篝火——白水小农场纪实

■ 发黄的日记、信札

- 367 徐伟生 刘 英 陈乃广 韩 刚 日记汇编
明溪亭 刘明明 孙致远 廖 星
- 394 王焕君 蒋明瑞 徐志远 赵声明 书信汇编
肖梅纯 杨 欢 邓晓芒 刘培沛
刘忆君 刘碧安 陈芍芍 刘蒲生
孙致远 龙 勉 何其美
- 431 刘蒲生 步行日记（长沙—江永）
- 439 罗 啸 病退日记

■ 往事存真

- 451 龙晓梅 血和泪——贫农卢学森的家史
- 459 杨林等 长沙儿女在江永
- 466 谭绍军 谢莉红 梦萦千山红
张荣华 刘 炜
- 474 傅卓然 百万赈灾大行动——长沙“老知青”
援助沅江“第二故乡”纪实
- 479 罗 丹 编后记

老照片提供 曾果伟 孙 卓 程保罗 喻 力 刘 园 王立明
曹小华 徐伟生 刘璐明 毛大力 段星星 俞予立
喻 虹 徐昆茵 刘碧安 王楚怡 刘上达 吴尚学
周 雄 陈棣如 袁庆述 李家琅 王国年 冯冬秀等

遥远的反思



石柷村忆

程亚林

一

从江永桃川镇去石柷村，过了茅草地，老远就看见奇兀突出、笔立陡峭的凤头山；

转换九十度，从广西的小水村沿着牛路对着石柷村走，你就会看见高耸的凤头山背后还有一字排开、弧线优美的四座山峦，就像凤凰抖开的翅膀。

凤凰山下的石柷村民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们不把凤凰山叫凤凰山，而叫“飞山”。

一听他们这种叫法，我就觉得凤凰山“活”了，仿佛正扑簌着翅膀，要向天外“飞”去。

二

石柷村通往广西小水的路，叫“牛排路”。石柷村民说的“牛排”不是指牛身上那种“牛排”，而是指“牛群”，指放牧时一排又一排拥挤着从这条路上小跑着走过

的牛群。在特定情景中，“牛排”显然比“牛群”生动，有气势。

据说，这条直对着凤凰山的路，是锁住“凤凰”的一条金黄色链子。

不过，这里最好的景观，与那种“功利性”目的无关，而是能让你体会到“日之夕矣、牛羊下来”的盎然古趣：太阳快要下山，一排又一排鼓着圆滚滚肚子的牛，“摩肩擦肚”，踏着嗒嗒蹄声，心满意足地从放牧地归来了。来到河边，它们纷纷步入水中，“浮鼻”而过，用浮满水面的灰黑色牛鼻、牛角、牛背在平静的绿水里掀起一阵热闹，蔚成一种奇观。这时，辛劳了一天的人们也迎着夕烟、踏着暮霭从田野里归来，跟着牛群，步入洗濯、吃饭，闻柴香味、饭香味的安谧夜晚。

在“日入而息”那一瞬，最美的是一缕缕先在屋顶盘旋，然后衬着苍翠的青山“篆”向天空的炊烟……

也许，古代“篆书”就是从“舒卷自如”的炊烟之美中获取了灵感，用它那让人一看就觉得应该顺应炊烟、竹林、溪水等“自然”的形式包含着“与民休息”、“衣食足而知礼义”等文化意义。

三

在凤凰山与“牛排”路之间是：

山下疏落有致、依山排开的上村、中村、下村；

一条可供小孩玩水、妇女洗衣的小溪；

一小截并无防洪意义、用卵石和土垒起的“堤坝”。堤坝上栽着一排树，挺立着一棵叶子细碎茂密、枝干粗大、露出道劲老根的乌桕古树，相当富有诗意。

然后是：布满卵石的阔大河滩；
一年四季几乎天天清澈见底的桃川水；
一座四根粗大木头搭成的小桥；
人从桥上过，牛从桥上过，都倒影在碧绿碧绿的桃川水里。

过了桥，在“牛排路”两边，便是一大片田野。

四

村子里，有祠堂：冯家祠堂、张家祠堂；

村子对面，在伸入桃川水的一座孤秀小山下，有庙，有石雕的菩萨；

村边，还有一座相当古雅的戏台。它凝冻了昔日的匠心和喧闹，将飞檐画栋、“出将”“入相”之门掩在绿荫下，埋在寂静里。

如果沿着小溪，顺着山光水色漾漾而来、慢慢染绿行人鬓发的小路向戏台走去，最能领略“曲径通幽”的趣味。

村民们早已在这里“建构”了自己的“生活”和“文化”：有劳作，有悲欢，有宗族文化，宗教文化，公众文化，有男婚女嫁，有女子脸上的红晕，有小孩出生的啼哭，有软媚轻柔的“土话”，有松枝、干草、牛粪混合而成的醉人香味……

据说，“单干”那些年，村民们相当悠闲，每逢“赶闹子”的日子，早早收了工，洗了澡，穿上白衫，就到来了戏班子的村子看戏去了。山野里忽高忽低的小路上，到处可以看到他们时出时没、悠悠忽忽的身影……

五

听老人们讲，比起“桃川洞”洞中央的农民——那些“洞上拐子”来说，石柅村民也是“外来户”：流落到这里并安顿下来的“长毛”和“清兵”残部。石柅村对面山上乱草丛中的一块大青石板上，出人意外地留下了一个深陷的马蹄印，仿佛是石柅村民的祖先出身“行伍”的见证。

难怪这里少数人仍然残留着“行伍”气象：

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婆，年轻时放过木排，下过梧州，很做过几桩大买卖，如今一只手扬起斧头，还可以劈碎木材；

一位信佛又兼富农出身，因而经常挨斗的老太婆，每次走上台去，总是昂着她那似乎不知道“低下”的公鸡式的头；

一位中年“烂仔”，活像“兵油子”，老是说半文不白的“官话”；

一位青年“劲苟”，不管你开展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的运动，总是“冲锋在前”，帮“上级”捆人，带群众喊口号，最喜欢背着手、鼓起腮帮、“作领导状”，打几句“同志们辛苦了”的“官腔”。

但更多的人，讲话已慢条斯理，细声细气。硬要他们说“官话”，他们甚至低下头去，羞红了脸，结结巴巴，忍受着同村人的“挤眉弄眼”。

这又是一部由“武”而“文”的历史。一部由“长毛”、“清兵”偃旗息鼓之后，为共同的生存目的而渐渐融合起来的历史。“祠堂”、“菩萨庙”、“戏台”、统一的“石柅土话”、不分“派别”、“立场”的男婚女嫁，就是代替

“马蹄印”而逐渐“化”合的历史的见证。尽管矛盾、斗争依然存在，但“共处”毕竟代替了“刺刀见红”的厮杀。

六

1964年9月，知青来了，五六十个省城长沙的“娃娃”、“女崽”来了。早已过惯了平静生活的“兵”们后裔不知在刹那间是否有过“鬼子进村”的感觉。

但简单劳动力的密集投入或并不“简单”的劳动力的“简单”投入并没有使土地增产，五六十个知青每年却必须将他们用“改天换地”的革命热情、“吃大苦，耐大劳”的劳动干劲换来的四万多斤粮食挑进他们自己的食堂去吃下，卖掉。

村民们是否算过这笔账？

我相信他们算过，因为每次开“知青工作会”，上面的干部都要批驳“扯薄絮被”之类的“谬论”。

他们对知青总是笑脸相迎。

这里深含着一种慈悲，一种克制，一种隐忍。

每想到这些，我总觉得凡下乡插队的知青都应该称当地农民为“衣食父母”。

七

知青们当然带来了欢歌笑语，带来了嘹亮的歌声，好看的舞姿。

他们办过夜校，但时间不长。因为“运动”不断涌来，学文件、喊口号、开“批斗会”远比学文化、学珠算、学农业知识重要。有几位青年农民刚学会用“这个科

学，那个不科学”的语言讲话、思考，“科学”已没有时间再进入他们头脑。

他们当过生产队会计、记工员，当得认真、公正，但时间也不长。因为事关“印把子”，事关“谁在掌权”等“大是大非”的问题。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他们纷纷“下台”，交出了“权力”。尽管知青们背熟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句口号，但凭他们那种年龄，那点知识，还不能深刻领会这句口号的“精神实质”：涉及“掌权”的道路“不宜”选择。

他们做得既实在又经久的的大约是：积极推动、带头参加，在村里建了一个小水电站，让农民们看见了玻璃可以包“火”，机器可以碾米；从长沙带来了一些优良品种的蔬菜籽，使村民们吃上“白”茄子、“洋”辣椒。除此之外，他们恐怕很难自炫“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方面的成绩。

他们更多的是参加“政治运动”，投入“阶级斗争”：

他们可以把文件读得清楚、明白；

他们可以把口号喊得响亮、整齐；

他们在“批斗会”上的发言更是让村民们“眼界大开”。尽管他们在农村生活的不长，但他们迅速接受的时髦理论却使他们自以为对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你死我活”性比农民们了解得更“清楚”。他们可以引经据典，说明地主、富农“人还在，心不死”；可以根据“莫须有”的“芝麻”事件，揭示出它所包藏的“西瓜”式的祸心；可以煞有介事地警告农民：“如果不狠抓阶级斗争，你们将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甚至人头落地！”他们用充满愤怒、仇恨的目光，金刚怒目式的表